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巢經巢詩文集

鄭珍 著

黃萬機 校點
黃江玲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巢經巢詩文集

鄭珍 著

黃萬機
黃江玲

校點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巢經巢詩文集 / (清)鄭珍著; 黃萬機, 黃江玲校點.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4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ISBN 978-7-5325-7918-1

I. ①巢… II. ①鄭… ②黃… ③黃… III. ①古典詩歌—詩集—中國—清代②古典散文—散文集—中國—清代
IV. ①I214.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287721 號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巢經巢詩文集

[清]鄭珍著

黃萬機 黃江玲 校點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常熟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 × 1168 1/32 印張 19.75 插頁 5 字數 424,000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 — 1,300

ISBN 978-7-5325-7918-1

I · 2999 平裝定價: 6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鄭珍像

巢經巢詩鈔卷第一

導義 鄭珍 子尹

古今詩共四十二首

夜溪誦了聖涼

己下丙戌

天外一鉤月晚風吹到門開窗上鐙幌涼意幽無痕展
誦四五卷爐火餘溫磨舉頭不見月知歸何處郎惟聞
溪水西時時犬聲喧緩步肆閒敲披衣聖籬根不覺花
上露盈盈浩已解此趣誰共領欲說都忘言

闌干曲

釭壁沉沉霜入影博山雲斷金虬冷嫦娥袖薄雙臂寒

《巢經巢詩鈔》書影

巢經巢文集卷第一

遵義 鄭 珍 子尹

補正爾雅釋親宗族

爾雅之釋宗族舍人孫李本久亡今所傳惟郭景純本然注略邢疏復不詳余三復斯篇文蓋多所譌脫卽近日邵氏晉涵正義郝氏懿行義疏雖考證綦詳而於此亦未之疑及也按儀禮喪服小功章稱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昆弟凡三世緦麻章稱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凡四世是祖之親兄弟與其子若孫稱皆冠以從祖曾祖之親兄弟與其子若孫若曾孫稱皆冠以族明甚從祖者言其親從祖而別非祖行之謂猶其親從父而別者稱從父非父行之謂也其親從曾祖而別者賈子六術篇亦稱從曾祖而於正經止稱族族者賈公彥云屬也骨肉相連屬也蓋所謂四緦麻者於曾祖爲兄弟之親於祖爲從父之親於父爲從祖之親於己親雖將盡而猶相連屬有服故曰族至族昆弟之子我之曾祖兄弟乃其高祖祖遷於上戚單於下卽骨肉不相連

一 家好

湖帖

此是

大字須看 宏蒲昭 時出

新之以奇為公不日 故常

懷集自敘蘇族 欽家物而

六行乃崔劉所補 又於書

漢此表正合其為 蹟無

疑然其眼觀之 固不待此也又聞

有石刻不見矣 巢經老柴

鄭珍手跡

序 言

錢仲聯

叢書是一種彙集各種同類性質或不同類性質以及多種性質的重要著作而輯印聚集在一編的大部頭書。正式啓用「叢書」這一名稱，盛於明清兩代。在此以前，雖有叢書性質而並不稱爲叢書的，如宋人所輯的《百川學海》等，還不算在內。叢書從正式啓用此名到發展，越來越多，有以時代爲範圍的，如《漢魏叢書》、《唐宋叢書》；有以輯佚書爲範圍的，如《漢學堂叢書》；有以史學方志考訂研究爲專題的，如《廣雅書局叢書》、《史學叢書》之類；有仿刻或翻刻以至影印宋元古籍版本爲宗旨的，如《士禮居叢書》、《古逸叢書》、《續古逸叢書》之類；有以校勘古籍爲宗旨的，如《抱經堂叢書》、《經訓堂叢書》、《岱南閣叢書》之類，這都是彙輯多家著作於一編者。此外，又有刊一人獨撰著作的，如清王初桐《古香堂叢書》、張雲璈《雲影閣叢書》、焦循《焦氏叢書》、朱駿聲《朱氏叢書》、丁晏《頤志齋叢書》、明薇元《玉津閣叢書甲集》、況周儀《蕙風叢書》、易順鼎《琴志樓叢書》、吳之英《壽櫟廬叢書》、曹元忠《箋經室叢書》、章炳麟《章氏叢書》等，僂指不可盡。現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在負責編輯的《中國近代文學叢書》，便是屬於《漢魏叢書》、《唐宋叢書》等以時代爲範疇的一種大型叢書。

叢書而以「近代文學」爲幟，從名稱上看便知爲近代，而現代、當代不在內。近代的範圍，現在學

術界公認爲始於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後，迄於「五四」新文學改革運動以前。但這一階段的文學家，有生略早於一八四〇年，死或更在「五四」以後較長一段時間，而其主要的文學成就或成名，則在此時期內的，一般也認爲應包括在內，當然也包括了「同光體」、「彊邨詞派」、「南社」等流派。它不是簡單地類同於《近代文學大系》那類「大系」式的分類選本（當然，可以包括有價值的選本在內），而是近代各種舊體文學專著的精華，或已刊而流傳不廣，現多已絕版者，或至今未刊者，或所刊不全者（如近代著名文學家黃人的《石陶梨煙室詩詞》，聞近有人從全國的期刊、各地的圖書館、藏書室等處，收集不少已刊的黃人集子以外的東西），一種一種地校刊或影印問世。近代文學介於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之間，其在文學史上承上啓下、繼往開來的地位和作用，自是無須贅言。至於近代舊體文學的樣式，到今天還有不少愛好而能寫作很高明的人，便可證明它的生命力依然存在，如新文學的巨擘俞平伯、沈尹默諸先生晚年都不寫新體白話詩而改寫古體詩詞便可爲證，駢文、散曲等，專門名家也很多。這裏，不是在討論新舊文學高低的較量，所以不多饒舌，祇是闡說一下「叢書」而名「近代文學」的簡略內涵。由於編者的學力視野有限制，這部叢書，無疑會存在取舍、標點等方面的不足，統待讀者指正。

二〇〇二年三月三日九五叟錢仲聯書於蘇州大學

前言

鄭珍是清代著名學者，更是清詩之大家，除文集六卷外，還著有《巢經巢詩鈔》九卷和《巢經巢詩鈔後集》六卷，存詩近九百首。莫友芝曾將其家刻本帶到北京和江南，贈送當世名流，獲得廣泛贊譽和甚高評價。如巴陵著名詩文家吳敏樹（南屏）云：「子尹詩筆橫絕一代，似爲本朝人所無。」當時文壇巨擘曾國藩（滌生）也首領其言。其詩作以真情、真話、真事感人，得到後代詩人和讀者的喜愛，備極推許。不只晚清同光體詩家將《巢經巢詩》奉爲宗祖，即首倡「詩界革命」之近代文學大家梁啟超亦云：「鄭子尹詩，時流所極崇尚，范伯子（當世）、陳散原（三立）皆其傳衣。」（《巢經巢詩鈔跋》）

現當代詩論家，同樣給予鄭詩以高度評價，寫專文或詩話加以推獎。有名者如陳衍、陳柱、陳田、汪辟疆、郁達夫、胡先驕、錢鍾書、錢仲聯、陳聲聰、郭紹虞、任訪秋等。陳柱有「自宋以後，已無人能及」的評語。胡先驕則云：「鄭子尹珍卓然大家，爲有清一代冠冕。縱觀歷代詩人，除李、杜、蘇、黃外，鮮有能遠駕乎其上者。」（《讀鄭珍巢經巢詩》）錢仲聯《夢苕庵詩話》中，稱鄭珍爲「清詩第一」，其「才氣功力，不在東坡下」。他進而寫出了贊美詩句：「清詩三百年，王氣在夜郎。」

《巢經巢詩集》起於道光丙戌（一八二六），迄於同治甲子（一八六四），歷時近四十年。這四十年，正是清王朝由承平走向亂離的時代。鄭珍的詩歌，生動而細致地展示了中國社會大動蕩的歷史風貌，是詩人親身遭際的時代實錄。誠如唐炯《巢經巢遺稿序》中所說：「凡所遭際，山川之險阻，跋涉之窘艱，友朋之聚散，室家之流離，與夫盜賊縱橫，官吏割剝，人民塗炭，一見之於詩，可駭可愕，可歌可泣，而波瀾壯闊，旨趣深厚，不知爲坡、谷，爲少陵，而自成子尹之詩，足貴也。」集中不少作品，堪稱「詩史」，足以補史書之所不備。

鄭珍熱愛大好河山，探奇尋幽，歷險攀高，至老不衰，寫下數以百計的山水田園詩作。其青壯年時代，東游湖湘，西泛滇池，四次進京，對貴州的山山水水，幾乎踏遍，以奇麗雄渾的詩筆，展現「蠻荒之地」特有的自然美，剖開了秘藏千古的天然「璞玉」，呈現其美艷奪目的異彩輝光。誠如黔中詩人聶樹楷所云：「鑿破南荒千古悶，經巢詩與柳州文。」

《巢經巢詩集》中描寫親情的詩歌近兩百首，堪稱我國歷代詩人之冠。恰如黔中詩人潘咏笙所評：「其最沉摯感人者，爲寫母愛。蓋幼受母教深，無時無母也。又復若父、若諸弟、若妻子，若姻戚、若師友，乃至憫農傷亂，登涉憑吊諸作，無不發於至性至情。」（《黔詩彙評》）細加品讀，常令人酸鼻。

鄭氏詩作具有深厚的文化內涵。舉凡科舉、宗教、民俗、藝術、農藝、園林、古董、書畫，以及文人唱酬，詩酒筵宴，無不鮮活地予以展現，有如世間百態的人文風情畫卷。

鄭珍詩歌創作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在於其藝術上的廣益多師，善採「衆蕊」以「釀蜜」；在於其學古能化，既善於繼承，又勇於創新。其於古詩，幾乎無體不工，而尤擅五、七言古體，功力彌滿，詩筆雄健，韻味濃醇，堪稱本色當行。錢仲聯指出：「子尹詩之卓絕千古處，厥在純用白描之法，以杜、韓之風骨，而傳以元、白之面目，遂開一前此詩家未有之境界。」又云：「子尹七絕，亦多用白描，其法本自杜、韓而加以變化，遂覺壁壘一新。……至如『晚來風味濃於酒，添起田蛙閣閣聲』、『村店雨來天欲曉，行人方度杏花橋』、『棕葉不搖風日靜，細黃一架茴香花』、『明朝驛路相思處，回首梅花是白雲』等句，則又清妙絕倫，可分兩宋名家之席也。」（《夢苕庵詩話》）鄭珍對古典詩歌藝術表現手法的把握，幾乎達到了得心應手、爐火純青的境界。一支詩筆，揮灑自如，「歷前人所未歷之境，狀人所難狀之狀。」（陳衍《石遺室詩話》）由此觀之，鄭氏足以配稱舊體詩藝之集大成者。

鄭珍的詩歌藝術風格，可稱摇曳多姿。既有奇奧淵懿者，也有平易自然者；既有雋偉宏肆者，也有艷逸清麗者；還有愁苦酸澀、沉摯淳厚、詼諧機趣等其他風格特色，能適應不同審美追求的讀者。其愁苦酸澀的詩風，恰好與晚清詩壇總體的時代詩風合拍。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中說：「當時海禁已開，國家多故，具有敏銳感的文人更覺得前途的暗淡不安，於是言愁欲愁，其表現力量，也就更能深刻而真摯。黔中詩人莫友芝與鄭珍，尤足爲代表。姚永概《書鄭子尹詩後》云：『生平怕讀鄭莫詩，字字酸入心肝脾。』在這種詩格中，也真覺談神韻、談格調

都無是處，即侈言性靈如隨園一流之矜弄聰明者，也大不相侔。」生長在窮鄉僻壤的詩人鄭珍、莫友芝，居然成了晚清時代詩風的代表！

《巢經巢詩鈔》九卷，咸豐二年刊刻。由鄭珍親自編訂，其子鄭知同寫字付梓，世稱家刻本。後來各種版本，均以此本爲祖。如民國甲寅（一九一四）花近樓刻本（簡稱陳本），以仿宋體刊刻，筆畫與家刻本相近；其後，民國庚辰（一九四〇）原貴州省政府《巢經巢全集》所刊《詩鈔》，則用家刻本原版印刷以楷書體。近些年出版有三部鄭詩箋注本：一爲楊元楨《鄭珍巢經巢詩集校注》（貴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一爲白敦仁《巢經巢詩鈔箋注》（巴蜀書社一九九六年版）；一爲龍先緒《巢經巢詩鈔注釋》（三秦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三書分別簡稱「楊注本」、「白注本」和「龍注本」。家刻本付梓之前，鄭氏將原稿副本請莫友芝校訂。莫氏在稿本上作了圈點，并作批語，且校改了一些文字。刻本有的照改，有的則堅持原稿。

本書的點校，以庚辰本《巢經巢全集》中《巢經巢詩鈔》九卷本爲底本，以陳本、楊注本、白注本、龍注本作參校，也採用莫友芝的部分批語。家刻本爲鄭知同所手寫，喜歡用俗體字，不合規範，給今天讀者帶來認讀的麻煩。現將這類俗體字一律改爲通行正體；一些生僻異體也然，但均不出校。而集中凡錯、訛、脫、衍者，則均一一出校。

《巢經巢詩鈔後集》原有鄭知同編輯稿本二冊，後在甕安旅邸遺失。經多人搜求，刻印有多種版本，卷數、目次及書名各異。其中，貴筑高培穀於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刻於四川資州者，

收詩二百六十二首，分四卷，題名《巢經巢詩鈔後集》（簡稱高本）。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遵義黎汝謙（字受生，曾任日本橫濱領事，官廣東候補知府）在廣州刊刻《巢經巢詩集》，前集據望山堂家刻本重雕，後集則與高本相同（簡稱粵本）。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同郡唐炯（字鄂生，曾官云南巡撫）復將自己所搜鄭氏後期詩作二百九十九首，鉛印於雲南礦務局，題名《巢經巢遺稿》（簡稱唐本）。此本有多首爲高本、粵本所無者。此外，民國三年（一九一四），曾數任封疆大吏之晚清名臣陳夔龍，其花近樓刊印之《鄭徵君遺著》二十四卷，其中《巢經巢詩後集》四卷，與高本、粵本同出一源，經華陽王秉恩校訂，頗有是正文字處。鄭珍外孫趙怡在原稿本散佚之後，在望山堂字籀中得其手寫零編，綴錄當日均在集中者，得詩五十一首，皆刊行集本所無。這批詩作收刻於花近樓《遺著》中，凡六十四首，題名《巢經巢遺詩》（簡稱「趙輯遺詩」）。

民國十七年戊辰（一九二八），子尹外侄孫趙愷將高本、唐本互校，發現「高本詩多庚申（咸豐十年，一八六〇）以前爲唐本所無者四十七首；唐本多庚申以後高本所無者八十五首，重複者二百一十四首」。因取刪其重複，釐其先後，後增所獲數首，共得三百八十七首。於是十三年之著作，庶幾少遺軼矣」（趙愷《巢經巢遺詩跋》）。同時，又把趙怡所輯《遺詩》也一併收入，編爲四卷，題名《巢經巢遺詩》。其後，趙愷又從胡子何家得到未刊詩五首，聯句二首，又錄得遺詩《自訟》一首，遂附於四卷之後，同年，由貴陽文通書局鉛印刊行（簡稱趙本）。

最後，民國三十九年（一九四〇），原貴州省政府刊行了《巢經巢全集》，其中《巢經巢詩鈔後集》由趙愷主編，在《巢經巢遺詩》基礎上重加釐訂，有所增損，編排次序也有調整，分成六卷。又附《外集》一卷，並附遺詞數闕（簡稱《全集》本）。近年來，編校者又搜得數首，乃輯爲《鄭珍逸詩》附後。

今番《巢經巢詩鈔後集》的點校，採《全集》本爲底本，儘管《全集》本錯訛較多，但搜詩較齊全，編目較爲合理。參校本有高本、粵本、唐本、陳本、趙本，以及楊注本、白注本、龍注本等。其中白注本校勘雖較精審，但也有不少失誤，點校者於本書中均一一審正，以期精益求精。

鄭珍《巢經巢文集》刊載文章一百六十多篇，未收入的十六篇（則）編爲《巢經巢逸文》附後。《母教錄》六十五則，屬語錄體。這些文章，從前稱古文，屬廣義的散文範疇。其體式較多，有「考、問答、書、記、序、說、題識、跋、書後、傳、墓表、行狀、祭文、銘、贊、雜著」等。從內容來考量，大約可分爲三類：一類是記人記事散文，有傳、記、行狀、墓志和部分贈序、詩集序等，或寫人物立身行事，或點染其風神俠骨，或因事抒情，韻致深淳。一類是紀游散文，描繪雄奇瑰麗的山川風物，營造出清奇幽邃的藝術境界。另一類則是學術性、應用性散文，涉及學術領域頗廣，諸如哲學、歷史學、地理學、詩文論、書畫論、文字學、教育學、譜牒學、民俗學等，均有不少精到的見解。

鄭珍早年熟讀歷代名家名作，上起先秦諸子、兩漢書史、唐宋各大家，下及明代歸有光、清代朱彝尊、惲敬等，無不含英咀華，揣摩滙通，熔鑄成自己淳厚雅健的藝術風格。他對韓愈、柳宗元散文尤爲心儀。劉大傑稱他「爲文守韓、柳家法，行文謹嚴」。（《中國文學發展史》）

鄭珍爲文，也同他寫詩一樣，喜歡「自打自唱」，不受一家一派的規矩所束縛，往往自由抒寫，因物賦形，隨形敷彩，意足而止。誠如其子鄭知同所說，乃翁爲文「純白古健，變化曲折；不預設局度，任其機軸，操縱自如。比成，乃無不應矩」。（《子尹府君行述》）其散文成就，當世就有頗高評價。其恩師程恩澤侍郎，是宋詩運動領袖，文章稱天下宗伯，門生多是當世名人，但都弗能爲其文，「其能爲侍郎之文者，遵義鄭子尹一人而已」（翁同書《巢經巢詩鈔序》）。莫友芝曾戲謂：「論吾子生平著述，經訓第一，文筆第二，歌詩第三。而惟詩爲易見才，將恐他日流傳，轉壓兩端耳。」（《巢經巢詩鈔序》）事實果如其言，鄭詩獲「清詩冠冕」的評價，得到「清詩三百年，王氣在夜郎」的贊語；但研讀鄭氏散文者却寥寥無幾。就其創作實績而論，鄭氏散文成就並不在詩歌之下。其叙事散文，往往浸潤着濃鬱的情愫，讀之，一股仁孝誠懇、愛友睦鄰的氣韻撲面而來，令人身爽心悅，如沐春風。其《巢經巢記》、《斗亭記》、《望山堂記》、《米樓記》、《梅岷記》、《遷居紀事》諸篇，已爲清代及當代各家散文選本分別採錄，成爲膾炙人口的名篇。這些文章同《母教錄》一樣，「悻悻沉摯，似震川《先妣事略》、《項脊軒志》諸篇」。（翁同書語）

《巢經巢文集》有幾種刊印本。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高培穀刊印於四川資州官廨，題名

《巢經巢遺文》，凡五卷，世稱高本。民國三年（一九一四）陳夔龍花近樓刊有《鄭徵君遺著》二十四卷，其中《巢經巢文集》六卷（首卷爲《經說》），其二至六卷與高本一至五卷相埒，末尾增《祭奠貞定先生文》一篇。文通書局曾將陳氏《鄭徵君遺著》翻印，版心加「文通書局印」字樣。稍後之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即據此本排印。民國三十九年（一九四〇）貴州省政府編印《巢經巢全集》，其中《巢經巢文鈔》由趙愷編爲四卷，比高本、陳本增加「跋與書稿、贊、銘數篇」。目次有所調整。一九九四年由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鄭珍集·文集》（王鐸等點校），以《四部備要》本爲底本，參校以高本及陳本。此書同載有《母教錄》、《樗繭譜》和《田居蠶室錄輯逸》（黃萬機輯）（簡稱王點本）。

此次點校，採用《全集》本爲底本，參校陳氏花近樓本、王瑛點校本及《四部備要》本。近年陸續發現未收入《巢經巢文鈔》的鄭氏文章十幾篇，有書札、序、跋、題識等，即據以編爲《巢經巢逸文》，附於《文鈔》之後。

《母教錄》是鄭珍回憶母親生前訓誨子女懿言嘉行所作的記錄。文筆簡潔生動，語言通俗，富於個性化，令人讀之，如見鄭母音容笑貌，慈祥可親，誠摯感人，於不知不覺中，靈魂受其浸潤而淨化。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有家刻本傳世。當時貴州巡撫賀長齡對此書極爲推許，一度廣爲流傳。《清史稿》據此書，以《鄭文清妻黎》之名目，採入《列女傳》，選錄有關婦女「四德」的